

事文類聚 續集 五十七、五十八

存
61
之

三	一	六	漢
〇	五	二	書
冊	函	號	門
架	類	類	

三	六	漢
五	一	書
函	二	
三	六	
架	一	
冊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126
冊數	61 (30)
函號	365 31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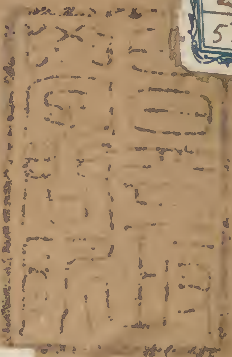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續集

三之四

五

57



館書圖京東				漢書門
一 二 の 冊	三 の 號	一 架	函	類 書 類

不許帶出

別紙
別紙
別紙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合居處部

淺草文庫

關市 聚貨

羣書要語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
仲夏之月關市無索月令司關掌

國化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

其人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周禮古之為關也

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孟子關譏而

關市

不征

孟子

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

蔡邕月令

市

市買賣所也

說文

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

置也

風俗通

闕者市之垣闐者市之門肆所以

陳貨鬻之物居所以置貨鬻之物

古今注

日中

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

易

建國必面朝而後市

質人掌買賣質

契券也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

令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王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主言其多

司覈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噐者與其覈亂者

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

則搏而戮之

掌戮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三日

刑盜于市

並周禮

市中空地謂之廛

鄭衆周禮

注

歌舞于市井

詩

什一去關市之征

市廛而

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

市矣 市不貳價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賤丈

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

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並孟子

一闕

之市必立之平

揚子

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揚子 刺綉文不如倚市門 前食貨志 九市關場

貨遂別八 西都賦 市樓謂之旗亭 西京賦注 列

肆雲曼 晉成伯陽市賦 貨隄分廛 李庚賦 市官

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昭大註 市會大

僧市僧也 淮南子註 駟僧謂估僧其餘利漢書

作僧師古曰僧者會合二家交易駟者其首率

也 貨殖傳 僧賣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僧賣

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晉令 市價

廉價三之貧價五之 貨殖傳 半價而賣 注 本直

千錢者止得五百也賈讀曰賈 前食貨志 巨者

取倍稱之息 注 取一償二為倍稱 萬物印貴

注 印物價起 穀價翔貴 並食貨志 良賈不為

折閱不市 注 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價 荀子

詩句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 杜 長風幾萬里

吹度玉門關 李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 杜 休

道秦關二百重 杜 市燈火家家市 山縣早休

市 小市常爭米 童僕來城市 瓶中得酒還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 並杜 暮宿淮陰市

終身棲郭門不入襄陽市 並李 糴米買束薪

百物資之市 坡 古來賢達人 不爭咸陽市 山谷

稍尋羊豕町疇行始得村落魚菜市 山谷

古今事實

僕罵門者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雞鳴度關

燕丹去秦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史記

老子度關

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白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關中記

燒函谷關

沛公西入武關居於霸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師古曰古者或
祭刻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宴曰傳信也兩行
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寫一通付關吏

閉門大搜

漢武帝天德元年閉城門大搜

丸泥封關

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

終軍棄繻

終軍初從濟南嘗詣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繻軍
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
丈夫西遊終不復還棄繻去後軍為謁者使行
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
繻生也

乘車出關

後漢郭丹南陽人少從師之長安從死人陳洮
買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乞人慨然曰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以丹為諫議

大夫持節安集南陽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更始敗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人自代而去詩歎息勅以冊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注買符非真符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

生入玉關

班超在西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神農為市以下係市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注噬嗑合也市

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易神農氏作市高陽氏

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考

市弗飾價

孔子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價

舉賢於市

百里奚舉於市孟

卜宅近市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辭曰小人近市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舞鶴於市

吳王葬女舞白鶴於市令萬人觀之因以為殉
吳越春秋

乞食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吹篪乞食於吳市

歌於市中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以屠居市

聶政殺人避仇以屠為事居市井

爭利於市

張儀勸秦伐韓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

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攫金於市

見金門

徙木於市

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
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
北門者與千金

懸金於市

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
有能增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

槐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
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
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
與賣買雍容揖遜或議論槐下 三輔黃圖

令吏坐市

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 前食貨志

市喜除惡

呂布殺董卓百姓相對欣喜拊舞皆賣家中珠
環衣服牀榻以買酒食相慶賀長安酒肉為之
踊貴 別傳

隱於市

毛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
鄲市毛公隱為博徒薛公隱於賣膠 高士傳

市吏公廉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
市鬪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
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賣卜市中 見卜門

滌器市中 見沽酒門

閱書市肆 見鬻書門

為市令

光武以祭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為市門卒

梅福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賣藥於市

韓康伯賣藥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官市

德宗時宦者主官市嘗置數十百人閱物屢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官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張

建封傳

罷市哭喪

羊祐都督荊州卒州人正市聞祐卒皆踰牆罷

市本傳

子貢廢著以下係聚貨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著猶居也讀如貯漢書作發貯又日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謂停貯也

陶朱積居

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音義曰

逐時而居貨

古今文集

律詩

守關

劉季孫 文監

晨雞三叫未開關
留滯行人更解鞍
却上月明高處立
曉風吹面作清寒

雜著 以下係市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
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
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
自季春至于六月毛

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
誠信而零遂徧山川方
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
門之遠余得自麗譙而
俯焉肇今下之日布市
籍者咸至夾軌道而介
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
間錯跣如在闌闔制其
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
夷之貨馬牛有牽集作
私屬有閑在中笥者緘
文及素馬在几閣者彫
彤及質馬在筐筥者白
黑巨細馬業于糞養者
列饗集作陳麩餌而
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
滌盃孟而懌然鼓刀之
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
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
交蜚走錯水陸羣狀夥
名入

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
時者竒贏以游者坐賈顛顛行賈遑遑利心中
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
而騰躍之易集作良苦於集作巧言數量衡於
險手抄忽之差鼓舌僮儻詆欺相高詭態橫出
鼓囂譁空煙埃奮羶腥壘集作屨屨集作齧而
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
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負不移
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唯集作守犬烏烏樂得
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速

故著于篇云

古詩

看放市

梁庾肩吾

旗亭出御道遊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思索
枯魚因龜識季主傍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
昏故未踈

詩話

謂市為虛

柳子厚作童區寄傳云虛所賣之注南越中謂
野市曰虛吳賢良曰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

人則虛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故峒岷詩云綠荷包飯赴虛人

道路

羣書要語

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釋名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

旁岐道傍出三達謂之劇旁旁出岐多故曰劇

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樂莊

盛也七達謂之劇驂驂馬有四今此有七故謂

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

九達謂之逵一曰燿言似龜背故曰燿爾雅南

北為阡東西為陌風俗通合方氏掌達天下之

道路夏官修除周禮治道也軍旅田役令枚氏

禁詔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街枚氏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野廬氏

犯較注行山曰較犯之者對土為山象以菩芻

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

也又曰謂祖道轢較磔犬也犬馭季春開通道

路毋有障塞月令道聽塗說班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商旅皆願出於其塗矣並孟子大道

甚夷而人好徑老子塗歌里詠 長安城中八

街九陌三輔舊事方軌十二街衢相經注城門

三面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其中街衢互相經

涉張衡西都賦倚紫陌而並征玉粲獵賦羊腸

盤道三十六迴王智深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

此言未路之難戰國策負者歌於塗歐賦

詩句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曹植羊腸路屈

曲車輪為之摧魏武帝危塗中縈盤仰望垂線

縷杜驂駟開道路杜結軫青郊路選逸驥騰夷

路選道塗隘輪蹄韓往問征夫路坡着鞭跨馬

涉遠道李畏塗曉巖不可攀李

古今事實

康衢謠

堯徵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行者遜路

虞芮爭田而訟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

往質之入其境耕者遜畔行者遜路曰嘻吾儕

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庭退以所爭之田為

閑田家好生

通道夷蠻

武王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旅獒

列樹表道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過陳道無列樹單子告歸曰陳侯不有大咎必注古者列樹於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

道不拾遺

孔子之為政男女行者別其途道不拾遺四方客至於邑者皆如歸焉家語

兩車爭道

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于荆至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女曰妾聞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伺是以廢于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不怒僕而怒妾豈不貳過哉列子傳

行不由徑

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語

泣岐南北

揚朱泣岐謂可以南可以北也 蓋道訓

亡羊多岐 見羊門

塗人肩摩

蘇秦說齊王曰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

秦之馳道

漢賈山曰秦東窮燕齊南極吳越蹕道廣五十步隱以金推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

車書共道

漢光武車書共道 本贊

途窮輒哭

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車轍所窮輒慟哭而返

私行巡省

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竹林七賢

相逢避道

北齊司馬膺之神氣甚高性方古舊與楊愔同
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愔
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見令呼謂曰兄
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
重之

御道樹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
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樹
以柳

不行齋糧

唐太宗路不拾遺行旅不齋糧取給于道

通鑑

道路列肆

元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食貨志

避宰相路

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梁門見一相識
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
遇之於塗除去蓆帽涼衫歛馬於浚溝廟下既
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為犯
義微仲歸不下廳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
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

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劉禹錫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較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秩太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于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

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旣涖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或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爲王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目爲善部矣惟駟遽之途歎危隘束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順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入思賈餘乃懸退山邦木之傭募其力揆攢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昇輦畚鍤之器膺其要鑿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說使之令旣下奮行之徒空集我之提封踞右扶風觸劔閣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

將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劔門次舍
千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
曹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埵者兀者銛
者磊落傾歌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醢以沃
之潰為埃煤一篲可掃棧閣盤虛下臨豁舒增
崖峭絕柄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徑深
陁街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
夜不惑郿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後得時國人不
知繇是駛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
家以安貨行者肩不病徒行者足不墮乘行者

蹄不剋公談私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
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旣訖後
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印志
古詩

行路難

白居易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
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
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
參商古稱色襄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
于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衣裳君

聞蘭麝不馨香為君盛容飾君看珠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
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
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
暮賜死行踏不在水不在山低在人情反覆間

今古路

劉貢父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
行客徐徐逢路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答
之遊京國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
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

別我去獨自躊躇立為見今古路信乃無苦忒
今路足輪蹄古路多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背古
人跡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柰
何飢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
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勉哉
自勉哉前去難之適不獲見揚朱萬古凝愁魄

津堠

津水渡也堠小津也

說文

羣書要語

詩句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杜回首過津口

而多楓樹林

杜

我行倦風湍輟棹將問津高適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寇萊公

春朝帶雨晚

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常

春水纔深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

杜

明日顛風當斷渡

坡

往問

隴頭吏潮州尚幾里

韓

十里五里短長亭柳單

牌雙堠頭都白

楊廷秀

古今事實

問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知津矣

津吏醉臥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楫而前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禱九江三淮之神不勝至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負持楫遂與渡中流發激棹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列女傳

子胥解劍

楚欲殺伍胥胥奔吳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胥胥解
劍以謝之漁父不受

烏江渡

項羽垓下之敗遂引兵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
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羽曰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

關津苛留

王莽令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
傳勿舍關津苛留注問是何人而停留之

以車記里

以下係里堠

黃帝遊幸天下以車記里

內傳

植槐代堠

帝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
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勅部內當
堠處植槐木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
文後見恠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
之於是分諸州道路一里植一木十里植二木
百里植五木焉北史

里置銅表

以下係疆界

魏文帝迎薛靈芝夫道之傍一里置一銅表五尺以志里數

東西之界

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聊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昭二十

賜履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僖四

古今文集

古詩

過石碓渡

楊廷秀

我橋小渡十里長石碓小渡五里強斜風細雨寒蘆裏下有深潭黑無底渡船劣似紙半張五里却成一千里中流風作浪如山前進不得後

退難隔溪市井只咫尺安得飛墮於其間大江風
濤堪着力小渡風濤更無格咫尺性命輕於毛
只恐一毛猶不直

律詩

揚子津望京口

孟浩然

比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濱江風白浪起愁殺渡
頭人

渡江

杜甫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歎斜疾魚龍偃
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

悠見汝曹

瓜洲渡

鄭谷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數聲風笛
離亭晚君嚮瀟湘我嚮秦

過揚子江

楊廷秀

抵有清霜凍太空更無半點荻花風天開雲霧
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
朝形勝雪晴中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
一功

天將天塹護吳天不數殺函百二關萬里銀河

瀉瓊海一雙玉塔表金山旌旗隔岸淮南近鼓
角吹霜塞北閑多謝江神風色好滄浪千頃片
時間

古詩 以下係堠

路傍堠

韓愈

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
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君勤聽治照
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
歸緣路高歷歷

律詩

堠子

孫明復

直立亭亭若短峯畫分南北與西東從來多少
迷途者盡使平趨大道中

入溧水界閱堠子

楊廷秀

纔入溧水界休教勤吏民是誰差堠子久立待
車塵苔蘇今仍古風霜秋復春不知雙與隻迎
送幾行人

詩話

託堠子譏刺

劉子儀與夏英公在翰林英公爲副樞意頗不

平作埃子詩云空呈厚貌臨官道夫有人從捷
經過 歐詩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續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續集

建安祝穆和父編

居處部

鄉里

羣書要語

鄉向也衆所向也 釋名里者止也
五十家共居止也 風俗通大司徒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
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
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鄰使之相賓 周禮一命齒

于鄉里黨正里有殯不巷歌曲禮國君去其國
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
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曲禮五十養於鄉六十杖
於鄉王制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禮記父之所植已
尚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為美語四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語十五子貢曰禮居是
邦不非其大夫家語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鄉黨莫
如齒公孫丑適異鄉者見似人而喜莊子遊於

無何有之鄉同上張儀築益州城故錦澗也號

錦里益州記里杜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潛潭

巴云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

詩句坐深鄉里敬杜坐下漸人多宋百家為語

里長者德齒敬已占坡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

籬還歸非無指灞渭揚春澌生兮耕吾疆死也

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韓寄崔立之

里門先卜敬鄉人韓

古今事實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魯父母國

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
母國之道也

魯有關里

闕里在兗州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

速成者也

互鄉難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
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過勝母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淮南

子

不以私惡廢鄉

公山弗狃曰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

不以私怨惡廢棄鄉黨之好表八

誑其里社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悲心更微列子

下車過故鄉

常縱謂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不忘故邪縱曰嘻是也說苑

為鄉里重輕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唐登科記

立枌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郊

祀志枌榆鄉名故後人用枌榆字為鄉曲也。

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輕之有○苗晉卿爲太守嘗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况父母邦乎

南陽帝鄉

光武紀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鄭公鄉

國相孔融深敬鄭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

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公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迺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改高陽里

荀淑舊里名西豪穎陰令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月旦評

許劭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
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將質之於烈或
至塗而反有望廬而反有盜者不辭刑罰勿使
王彥方知之號所居為君子鄉後漢

得鄉里心

魯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忻心吳志

鄉關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間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

滅亡焉晉書

豐約與共

何琦豐約與鄰鄉共之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及南海貪泉
帝問柏年云鄉鄉中有此水否對曰臣漢中唯
有文里武鄉廉泉讓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旄字子旗樂安傳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傳
昌聞旄姓名曰夙聞任子旗天下賢人今作賊

那可入其鄉邪

穢里

齊劉繪為南康相都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朝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

見鄉人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文中子禮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為相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每上朝軒

蓋駟導盈間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同里生同日以下係同里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綰與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麾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邑子薦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久不報會邑子嚴助
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
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薦其邑人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時蜀人楊得意為狗
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上驚乃召問相如

鄉人所知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

之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世說

鄉人作賦

張紘見楠榴枕愛其文作為賦陳琳見之以示
人曰此吾鄉人張子綱所作吳志

同里復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管邴同縣人也及遷遼
東而子魚不與

同里閑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閑唐文宗記

題邑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詩社 以下係同社

孫魴沈彬同遊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因許之遂造焉因勉入社淵明攢眉而去盧阜雜記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續而鬚美面與身戾非令終之相請多行陰德戒飭三年而後可

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邪遠笑而不答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循反遠與之執手言笑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循如此邪嵩冲靈抄書記

香火社

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眉州遠景樓記

蘇子瞻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
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
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莫及也始朝廷
以聲律取士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
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
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
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
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
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
既去輒畫象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

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
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徃徃通念
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
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
出數十百人爲農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
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
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
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
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
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

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比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

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大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

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
未晚也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元晦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
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
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蓋天
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
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

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
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
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
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
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
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
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
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
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

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婺源學宮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林侯處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太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置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某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謂某盍記其事且曰近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以一言曉之哉某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某無所辱也顧父兄子弟之言又某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

謝范舍人書

蘇子瞻

軾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倡其前而王褒繼其後莪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邪嘗聞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嘆嗟觀者塞塗其

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肇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其不敢遠引其他蓋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使觀天子之

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某也在十三人者之中謹因閹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趙季仁司直習鄉飲酒儀序

黃直卿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

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筭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降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饌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

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恣歡噉教侈也導淫也恣慾也無非所以敗人心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官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有欲紀其儀節而鋟之木者屬予爲之序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畧使刻之篇首

詩話

鄉里稱桑梓

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若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謂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温叟詩話

大賢同里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

津之居謁日程秀才云既見温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日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侯伯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却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

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
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為罰誤君疑
望久萬花深處小車來聞見錄

思鄉

遠鄉見續集還歸門

羣書要語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
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
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踰時鳥則必反巡過
其故鄉回翔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之

三年問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淮

南子願為黃鵠兮歸故鄉西域傳遊子悲其故

鄉今愴恨以傷懷班彪北征賦雖信美而非吾

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王粲賦

詩句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古詩疲馬戀舊

林羈禽思故棲孟郊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故鄉籬下菊今日為誰開江摠月是故

鄉明杜歸心折大刀杜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

鄉韓一夜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孟郊舊業今已

無還鄉反為客劉長卿湖上遇鄭田舊業歸無

地他鄉便是家 羅鄴逢友人眉間黃色見歸期
韓蝴蝶夢中家萬里 崔塗全篇見行旅門

古今事實

不忘土風

楚人鐘儀為晉所繫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晉
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遂釋之

入楚思越

越人莊舄仕楚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
富貴耳亦思越不使人往聽之乃為越吟

樂其所自生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
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
正首丘仁也 檀弓

不忘豐沛

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立為
新豐縣 三輔舊事 高祖還過沛故人父老諸母
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上自擊筑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
士兮守四方起舞慷慨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鄉豐沛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又曰萬

歲後吾魂魄猶思沛

乞骸歸里

貢禹上書曰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
三千里誠恐一旦躓仆不能自還骸骨棄捐孤
魂不歸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無
所恨

生入玉門關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荀彧字文若董卓之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
為兵衝宜亟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
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
州

鄉思轉深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寶曰吾鄉
思轉深矣

語林

秋思尊鱸

張翰字季膺吳郡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西
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去意榮執其

手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
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
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幾

奮懷舊都

柳子厚書曰河東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續其間
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吾因翹翹寒裳奮懷舊都

古今文集

雜著

蜀舍銘 并序

蜀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俊民
所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邪危乎
高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峩眉邪楮筇醬鉤
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真
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
陰燕陽魏吳越瓘錯裴徇周流誓不以易謂不
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羣書要語

闕

詩句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李自可化鄉里

豈惟門戶榮魯風采照鄉閭坡草木亦晶光后山

鞍馬僕從塞閭里韓錦衣白日還家樂鶴髮當

羊拜壽榮歐路人應羨錦衣榮歐里門每入從

千騎賓主俱榮道路光歐

古今事實

佩印過雒陽

蘇秦字季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

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

倨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但見

季子位高金多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

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

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

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
懷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吏相與群飲
不視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
守邸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
出語上計吏皆醉大呼曰誕妄耳其故人素輕
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曰
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賀買臣徐出戶有頃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相如使蜀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富人卓王
孫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是時卓王孫
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一錢不分相如與俱
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因蜀人楊得意為
狗監侍上言得召奏賦為郎其後言邛笮再駝
者可通為郡縣上以為然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
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

獻牛酒以交懽

三組夸鄉里

漢武帝以璽書敕責樓船將軍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金印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銀銀印也黃金印為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梁侯三印故云三組

衣繡畫行

魏張允為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

冠蓋里

襄陽郡峴山南至宜城百里餘其間雕墻峻宇閭里填列漢宣帝末其間有鄉士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刺史行部見之勅縣名其里為冠蓋里

杖節還鄉

後魏董徵以儒學累遷安州刺史因述職過家置酒高會乃云腰龜返國昔人稱榮杖節還鄉云胡不樂誠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

不賑其鄉

中宗時僕射魏元忠還宋州拜掃上幸白馬寺以送之制曰衣錦晝遊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焉斯辰元忠至鄉竟無所賑施議者短之

古今文集

雜著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鄉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

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切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汪丞相畫繡堂記 汪彥章

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為輕重崧嶽生甫及申淇澳生衛武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莘野以伊尹聞磻溪以呂望聞隆中繇諸葛亮而顯曲江繇張九齡而大此山川以人物而重也故為名山大川不以生明堂大輅之材九鼎之金照乘之珠連城之璧為貴而以出

英賢爲貴爲王公大人者不以功業載旂常銘
鍾鼎書竹帛流筦絃爲榮而以歸故鄉爲榮此
古人所謂富貴而不歸故鄉如衣繡衣夜行者
言得志而行乎四方人孰見之必至吾父母之
邦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吳爲郡今千餘歲山
水峭厲而清深故長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
繇唐以來擢殊科登顯仕者固不爲無人然未
有居將相之位者也宋興百七十年而大丞相
汪公出焉公以諸生徒步起家於京師數千里
之外爲時偉人遭明天子艱難之中摠州符入

侍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中興之功遂自樞臣相
天子其精忠如金石赫然爲佐命元勳而新安
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豈獨公之榮哉
紹興七年公自七閩入覲以保信之節來鎮宣
城宣城新安番陽三郡相望皆百餘里公乃卜
居鄱水之上將歸老焉築書繡之堂而命某記
之某曰公以邁往之資應期偶運乘風雲依日
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去者十年
天子未嘗一日忘公也乃建旄秉鉞而兼師傳
之官亦可謂布衣之極矣公今七十餘精明如

五十許又將復居廊廟坐籌帷幄取河朔山東六十餘州歸職方圖籍然後退從赤松子之遊其功名益新則新安之名益大某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為天下國家慶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夸耀鄉關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亡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廼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

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志林

古詩

畫錦堂詩

韓稚圭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譬若衣錦游白晝自光絢不則如夜行雖麗胡由見事累載方冊今復著俚諺或紆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忘故窮滌器掩前賤所得快恩仇愛惡任驕狃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羨茲予來舊邦意弗在矜衒以疾而量力懼莫稱方面抗表納金節假守冀鄉便帝曰其汝俞建燾往臨殿行路不云非觀

歎溢郊甸病軀諧少休先壠遂完繕歲時存父
老伏臘潔親薦恩榮孰與偕衰劣愧獨擅公餘
新此堂夫豈事飲燕亦非張美名輕薄詫紳弁
重祿許安閑顧已常兢戰庶一視題榜則念報
主眷汝報能何為進道確無倦忠義聳大節匪
石烏可轉雖前有鼎鑊死耳誓不變丹誠難悉
陳感泣對筆硯
律詩

送揚少尹赴蒲城 張籍

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

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
別橋邊樹亦成公事多閑詩更好將誰相送上
山行

寄題相州榮歸堂 歐陽永叔

白首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
真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夸故里已
將鍾鼎勒元勳不須授簡平津客好學平津自
有文

送揚可及第還鄉 梅昌言

君恩兼喜拜維桑路入家山道更光春色殿前

初脫白秋風隴上見焚黃偏留名紙呼先輩喜
著藍袍到故鄉科第孝思俱已遂却經劔棧莫
淒涼

詩話

守本郡不阿

包孝肅拯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
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謗議公乃爲詩以見意
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爲棟真剛不作鈎其守正

不回如此

茗溪漁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

續集

聖註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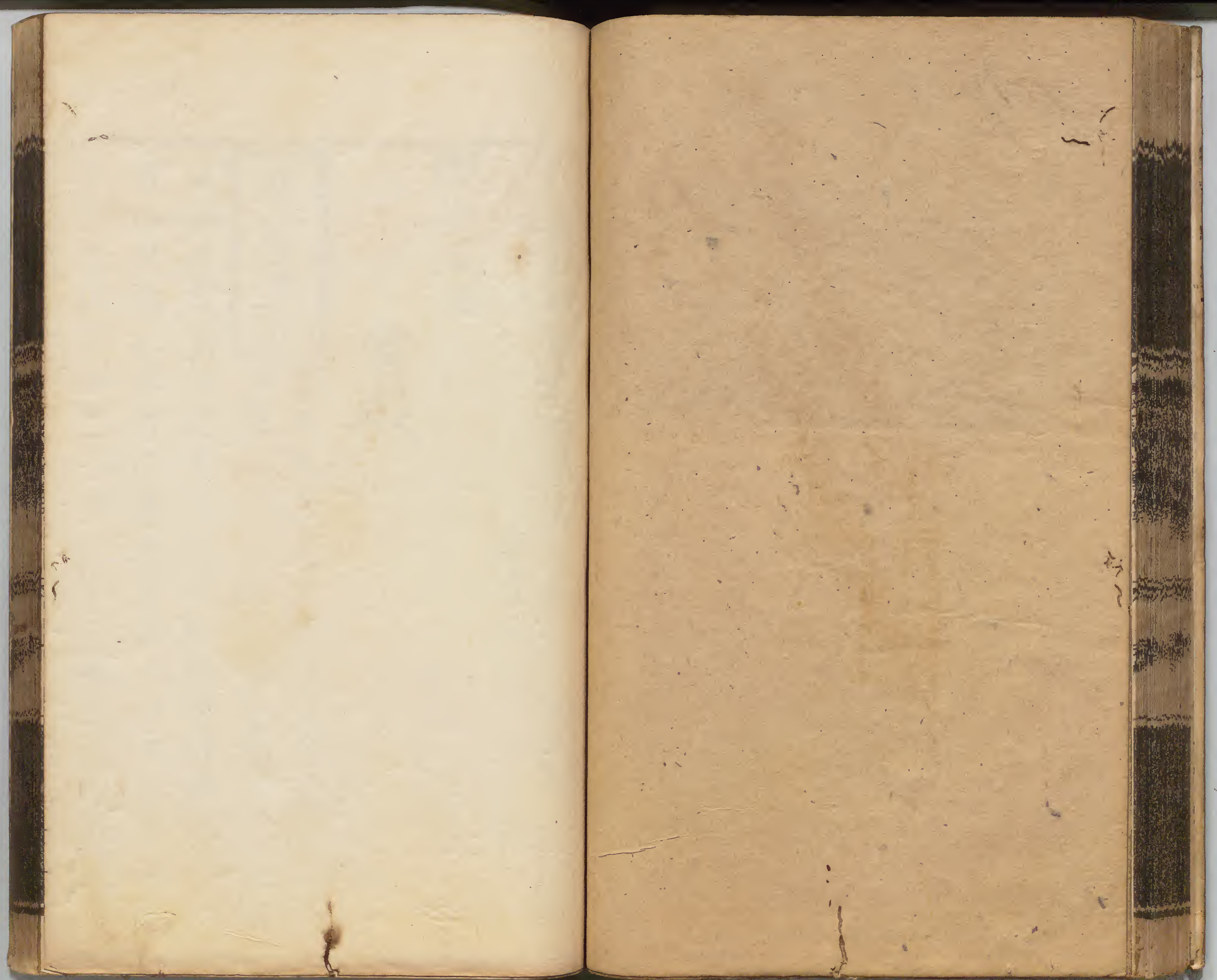
事文類聚續集

五

六

館書圖京東				漢書門
一 二 の 冊	三 〇 號	一 架	一 冊	類 書 類

不許出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續集

居處部

建安祝穆和父編

淺草文庫

宮殿

羣書要語

宮穹也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釋

名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

其名不載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

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學記宮正掌

王宮之戒令糾禁周禮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

中門間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

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

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視察不可妄也

漢書楓槐被宸注宸帝居屋宇也言植此木於

宸中何晏賦遊閭闔觀玉臺天門開恢蕩蕩漢

書木擁槍纍以為儲胥注槍纍作木槍相纍為

柵也儲胥武帝作迎風館於甘泉宮後加露寒

儲胥二館長楊賦珍臺間館璇題玉英應劭曰

題頭也穰椽之頭皆以玉飾甘泉賦丹地注以

丹淹泥塗殿上地梅福傳注玉除彤庭西都賦

攬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注西廂清閑

處也楊雄賦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

以厭火風俗通宣政門內有宣敕殿東有東上

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長安志服虔曰

掖門正門之旁小門如人臂掖也成帝紀鄴都

銅雀臺皆鴛鴦瓦晉史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楚詞青瑣注刻為青瑣文而青塗也漢書皎皎

白間離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燧張說注白

間牕也以白塗之畫以錢文猶言綺旒青瑣之

類魏都賦端門出周勃傳師古曰殿之正門漢書

宁者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為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釋名闕宮門雙闕鄭眾云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傍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以門之相對為雙故名雙闕並釋名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徧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而書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壁其下皆

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崔豹古今注觚稜而棲金爵注觚稜闕角也

金爵鳳也西都賦

詩句繡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謝朓金波麗鳩

鵲玉繩低建章前人謁帝蓬萊宮李召見甘泉

宮高適三十六離宮樓臺與天通李聽鍾出長

樂傳鼓到新昌白旌旗映閶闔歌吹滿昭陽王

維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杜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王維金闕曉鍾

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岑參陰沉鐵鳳闕杜
贈崔評事鐵鳳橫空飛綵繪東坡臥聽風簷鳴
鐵鳳東坡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
小殿垂簾白玉鈎大宛立仗朱絲鞵東坡答西
掖諸公耽耽玉宇龍纏棟藹藹金鋪獸齧環梅
聖俞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坡日
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坡和御製詩
自注云邇英閣前有雙槐膠枝屬地如龍形

古今事實

上古棟宇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堯土階

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斷茅茨不剪
李斯傳土階三尺通曆

禹卑宮室

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公劉下居

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
陽幽居允荒

大王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王考室

斯于宣王考室上筦下簞乃安斯寢乃占我夢
吉夢伊何維熊維羆

穆王清都

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列子

故宮禾黍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
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
而作是詩也王風箕子諫紂不聽其後箕子朝
周過故殷墟城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宋世家

衛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
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以建

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壯麗無以重威

置酒前殿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萬歲

受釐宣室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

長楊宮

長楊宮本秦舊宮漢脩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遊獵之所也三輔黃圖成帝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上林館還

上長揚賦 揚雄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畤于甘泉以柏梁災受計甘泉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為千門萬戶初栢梁殿災粵
巫占之曰粵俗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
帝於是度為千門萬戶在未央宮西跨城池作
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於上下宮之正門曰閭
闔 本紀 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栢梁災於是作建
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

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虎圈其北
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龜魚之屬其南有玉
堂璧門之屬立井幹樓為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郊祀志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
東方朔傳 又名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君

厭承明廬揚雄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注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夢瓦化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夢殿上雙瓦落地化為鴛

鴦何也宣曰當有暴死者魏志

晉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

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階地凡詰曲七轉由

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焉兩垠欄檻

悉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泊宅編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鑿秦而止正觀三年以

早避正殿張元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

出帝曰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

洞開諸門

太祖命改晉太寧宮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凍水

古今文集

雜著

魯靈光殿賦 并序

王延壽 字文考

王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文考往圖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

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

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文明殷五代之純熙

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身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圭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秘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差峩靠嵬危巍嶮岨岨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轆轄兮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羗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增屹崩繒綾而龍鱗汨磴磴以璀璨赫燁燁而燭坤狀若積石

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
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並
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
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泔泔流離爛
熳皓壁暘曜以月照丹桂欽滌而電烜霞駁雲
蔚若陰若陽濬濬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
處靈寥寂以崢嶸鴻熿煗以燻閭颺瑟蕭條而
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
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
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嫵

娟以窈窕洞房叫窳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
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固屑厲翳以懿
凜菟悚悚其驚斯心惻惻而發悸於是詳察其
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侃侃雲起
欽峯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
相扶浮柱岵嶸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偃
蹇以虹指揭濛濛而騰湊層櫺礧危古毀以岌
我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栴攢羅以戢音女立枝
穿耻孟扚扚而斜據傍夭矯以橫出互黝糾而
搏負下第蔚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捷獵鱗集

支離分赴縱橫絡繹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
天窻綺踈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
披敷綺房紫的窰窰垂珠雲凜藻椀龍楠雕鏤
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奮聳
而軒髻虬龍騰驤以蛇蟠頷若動而躩踞朱鳥
舒翼以峙衡騰蛇蟠蚪而遶棲白鹿子規於樽
攬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踰伏於柎側猥狔攀
椽而相追玄熊蚺蚘以斷斷却負載而蹲踞齊
首目以瞪眈徒眈眈而狎狎彌胡人遙集於上
楹儼雅蹠而相對仡欺猥以鵬眈呼央嶺鳥交

類呼交類遼而睽巨李睢許李狀若悲愁於危

處潛頻感而含悴神僊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窻
而下視忽瞽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盡天
地品類群生雜物竒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
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像類曲得其
情上紀開闢邃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
羲鱗身女媧地軀鴻荒撲略厥狀睢盱煥炳可
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
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
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

周環長塗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
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
揭孽緣雲上征中壘垂景頰視流星千門相似
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
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
之俊才誰能尅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
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姻媪玄醴
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條於南
北芝蘭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颺灑激芳香
而常芬神靈挾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

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
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亂曰彤彤靈宮歸窅窅崇紛厖鳴兮削劣嵒釐
岑峯崑疑駢龍從兮連拳偃蹇崑菌蹉蹉傍歆
傾兮歇歆幽靄雲覆灑灑對洞杳冥兮葱翠紫蔚
礪礪環瑋含光晷兮窮竒極妙棟宇已來未之
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阿房宮賦

房音旁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去聲咸陽二

川溶溶流入官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
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
焉蜂房水渦蠹初六反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
臥波未霄何龍霄一作雲複道行空不霽何虹
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
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
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
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
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
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

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
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瑰珠
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
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柰
何取之盡鎔錘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
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
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

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五鳳樓賦

梁周翰

伊京師之權輿也遐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

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為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派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薨櫛堵我民之廬海漕山廡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憚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

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
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
縣法伊億兆之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貲如地不
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為易乃詔共
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儻功臺卑者豐棟
易而隆椽斲而礮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
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載宮丹楯霞繞神
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耀彫拱玲
瓏椒壁塗赭綺窻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峯平
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

逢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
鋪爍人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
力胡可以挾其下則冠蓋威蕤劔佩陸離車如
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兼蠻渾夷萬衆紛錯
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亶皇
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表蕭
墻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訶永昌曰
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
冠百常赫赫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
願君王兮長樂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

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之暇詳窺歷代之記乃
知乎夏德之衰璇室且庇商政之壞傾宮大侈
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三世而棄漢武
栢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豈非乎禍
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
色不已必至之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
已必暴人齒甘謏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
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
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功良以為愧不
舉君觴恐驕朕意其大者天地所重者神器尾
虎足冰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
卿無忘納誨群臣以退咸呼萬歲

選德殿記

洪景廬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 詔臣邁夕對選德殿賜
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及 祖宗以仁守天下
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衮衮數百言臣
既歛衽肅聽且顧謂臣曰此殿朕即位後所作
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
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無適而不在是凡燕游
聲色之奉宮室苑囿之娛非唯不可好然亦所

不好獨以間暇取尚書及資治通鑑孜孜而讀之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輒去手也近侍外臣晝接夕訪大廷廉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頗有漢宣室唐浴殿遺意至於騶虞時會抗志決拾以弛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卿爲朕記之臣邁離席再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其政息然至今爲後人所傳誦後王所矜式而賴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耳由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歲世愈益近政愈益多廢興成敗之林渺若淵海今列于戶牖之間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通鑑存焉爾書

亡然後通鑑作茲其是與 陛下受天命克已厲精綜練名寔躬恃太阿之柄操以爲驗稽以爲決未嘗不本原於二書四海九州之人神而明之鼓舞奉承之不暇而不知其所自得者寔出於一堂之中萬事之方來畢陳乎前匿態遁形美惡畢見湛乎其若鏡炤而龜告也而臣幸得以筆墨薄技待罪禁林此而不書孰當書者

况於跽受天旨恩紀卓異為無窮光耀乎乃不
固辭而承命臣聞之成天下之事者莫大於至
勤洞天天下之理者莫大於至明今天百川之流
草木之蕃三農之業百工之藝皆勤也而天子
之勤異於是必法天行健而後可智效一官化
治一州折獄致刑擿抉微漏皆明也而天子之
明異於是必如日方中而後可唐明皇致中興
勤政務本之意慨然見於作樓之時而日引月
長宴安鴟毒之不戒明而不勤為何如哉文宗
外憂藩鎮之跋扈內患朝廷之不勤旦朝籌之

莫夜計之而訓注之陰謀牛李之朋黨不能早
辨以稔甘露之悔勤而不明為何如哉莫盛於
太宗而寢不克終猶見於魏公之十漸故臣以
謂唐三百年去本朝為未遠卓然可喜者惟
武宗宣宗為然今陛下擴天縱之聖經之以
至勤緯之以至明公卿以下有外朝之勤延英
之對金華之講都俞咨詢寒暑一致猶以為未
足也而又朝於斯夕於斯舜好問而察邇言禹
之惜寸陰文王之中昃不皇食皆以匹休抗美
下視武宣誠不足道然自疆不息終始毋怠願

陸下常以今日之心爲心詩曰惟天之命於穆
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臣敢以是爲 陛
下獻歲二月庚午左朝議大夫起居舍人兼權
直學士院兼權直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實
錄院同修撰臣洪邁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隋宮

鮑溶

御街行客路行客悲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場
帝宮零落池臺勢高低禾黍中

鼓吹曲

謝元暉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
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映御溝凝笳翼高蓋疊
鼓送華輶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九成宮

杜甫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迫岌業土
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
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嶭恠石走哀猿啼一
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
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脩尚置官居守
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

歎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搔首

連昌宮辭

元微之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墻頭
千葉桃風動落花紅蔌蔌宮邊老人爲余泣小
年選進因曾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闌
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
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
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
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
須臾覓得又連催特勅街中許燃燭春嬌滿眼

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
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鞞
錄續番樂名李暮壓笛傍宮墻偷得新翻數般
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
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闕風明年十月東都破
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
淚潛墮兩宮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庄
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闔樹宛然爾後相傳六
皇帝不到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
成花萼廢去年勅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

荆榛擲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綠樹木舞榭歌傾
基尚在文牕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烏
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
階斜地出燕巢盤鬪棋茵生香案正當衙寢殿
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
黑至今反掛珊瑚鈎指似旁人因慟哭却出官
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
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
諫上皇言語切燮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

兵戎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
欲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
兒號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
得楊與李楊國忠李林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
十年來作瘡痍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下吳
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亦除天下寧年年耕種
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弩
力廟謨休用兵

律詩

隋煬帝作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

無數後宮多不得進有侯夫人者有
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
取以進有詩五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
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柰
春何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
露多

粧成多自恨夢心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
處飛

祕閣高仙卉彫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
昭君

張祐有宮詞白傳禡之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
君前

古行宮

王建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
玄宗

宮詞

杜荀鶴

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
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
憶採芙蓉

官詞

王建

蓬萊正殿體金鰲紅日初生碧海濤開着五門
遙北望柘黃新帕御床高
五更五點索金車盡放宮人出看花仗下一時
催立馬殿頭先報內園家
射生宮女怕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
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每夜傳燈熨御衣銀燭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
君王覺上直聲鍾始得歸

床前謝賜紫羅襦不下金堦上軟輿官局總來
為喜樂院中新拜內尚書

水中芹葉土中花拾得還將避衆家揔待別人
般數盡袖中捻得鬱金芽

藜藜洗手遶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衆裏遙拋
金橘子在前に收得便承恩

風簾水閣壓芙蓉四面鈎闌在水中避熱不歸
金殿宿秋河織女夜燈紅

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囑內監自寫金花
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

黃金合裏盛紅雪重結香羅四出花一一傍邊
書勅字分明送與大臣家

宮人早起不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
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小隨阿姊學吹笙好見君王乞與名夜掃玉床
朝把鏡黃金階下不教行

日高殿裏有香烟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
初終誕之人爭覓洗兒錢

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鵝各一襲每遍舞頭
分兩句太平萬歲字當中

窻窻户户院相當總有珠簾玳瑁床誰道君王
不來宿帳中長是炷衙香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
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金吾除夜進讎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烟
如白晝沉香火底坐吹笙

閑吹玉豸昭華管醉打梨園縹蒂花千年一夢
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

始於晉武帝選上庶
女子有姿色者以緋

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

魚藻宮中鍊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

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李石開成承詔錄文宗因語德宗奢靡老

官人云海引流泉先於地底鋪錦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荆公書此詩

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

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如悲朝來樂部

歌新曲唱着君王自作詞

武宗怒一宮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

一詞當釋之遂進詩曰

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

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宮詞 韓渥

繡屏斜立正銷魂侍女移燈掩殿門燕子不歸

花着雨春風應自怨黃昏

宮詞 王平甫

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前

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

殿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着唱名
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宮詞

徐仲雅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朱簾看牡丹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前

望華清宮感事

許渾

聞說先皇看碧桃日華搖動鬱金袍風隨玉輦
笙歌迥雲捲珠簾劍佩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
龍西去水滔滔蛾眉沒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
野蒿

華清宮

許渾

樓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閑鎖
青春晚深院簾垂白日長草色芊綿侵御路泉
聲嗚咽遶宮牆先皇一去無回駕紅粉翠鬟空
斷腸

古行宮

章孝標

瓦煙踈冷古行宮寂寞朱門反鎖空殘粉水銀
流砌下墮環秋月落泥中鶯傳舊語嬌春日花
學嚴粧妬曉風天子時清不巡幸祇應鸞鳳集
梧桐

隋宮

李商隱

紫宸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
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
古垂陽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後
庭花

詩話

御溝流桐葉

顧況在洛乘閑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
一入深宮去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
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杏葉泛之波中曰花落

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
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有客尋春苑中又於杏
葉上得詩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
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取次行

禁衢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衢流一紅葉上有詩
云流水何太急深宮儘自閑殷勤寄紅葉好去
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
寄與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紅葉驚曰此吾所作吾水中亦得紅葉即祐所

題詩於是相對感歎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也
青瑣高議或云盧渥更不重載

戰袍中得詩

開元中賜將軍士大夫續衣製於宮中有兵士
短袍中得詩曰沙場戰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
經手作知落那誰邊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
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
呈明皇以詩徧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
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憫之遂以嫁得詩
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戰袍中得金鎖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
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
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將不開
馬直貨鎖於市為人告其將併得詩奏聞僖宗
令馬直赴闕以宮人賜直為妻

知宮中事

王建宮詞舊跋云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
愈張籍同時籍最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
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

因過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亦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誦倣此體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李後主詞

有士人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云馮延巳撰詞云銅壺滴漏初晝高閣鷄鳴半空催啓五門金鑠猶垂三殿簾攏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佚鯖錄

殿庭植槐

唐殿庭間種花柳故杜詩云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

國朝惟植槐楸鬱然有嚴毅氣象朱氏語錄

官廨

羣書要語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太微之象退之孔幾墓

誌云臣與孔幾同在南宮漢書其官司之別曰

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唐百官志諸校列

坐堂皇上注屋無壁曰皇胡建傳厦屋一揆華

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高師月爰止毗世作

禎注府寺之制其間一揆而墻屏之設亦齊有

之闕兩階之間魏都賦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

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圻父王

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

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

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續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

相嗣續於其中也侯鯖錄凡官寺吏卒率以晨

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稱謂訛也演

繁露古詩蜜蜂之辭曰蕩蕩華華雖無官職一

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致其

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藝文類聚

申者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說文

詩句不見公與相潭潭府中居韓勤來得晤語

勿憚伯寒廳韓蹠躩駟先駕籠銅鼓報衙柳印

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張籍吏人休報事公作
送春詩韓看君擁黃紬縮卧放晚衙坡使君家
似野人居杜牧齊安郡走馬西來各開府坡况
我官居似蓬島坡嗟我官居如傳舍歐

古今事實

聽訟甘棠

甘棠召伯聽訟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芟

正堂舍蓋見寓公門

官舍狸恠

晉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恠前尹不敢居之廣
後於壁穿中得狸殺之恠遂絕

省中多鬼

宋徐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携
官屬居省省中多有鬼恠每夜或見人着衣冠
從中出或門自開闔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於
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

官舍鬼去

梁傅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
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

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自是郡遂無患

皆無公解

國初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相執政官亦儼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遍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

石林燕語

始建二府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字

寇萊公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字百姓間之競荷瓦木不督而會公字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兄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虛正寢以待之大中辭微仲云界以中雷即私家也時安厚卿在政府父日華尚康寧厚卿夫婦偃然居東序時人以此別二公之賢否

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

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越有醜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道變爲機紐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誠無罪斯記

云下無斯字

待漏院記見朝謁門

江州司馬廳壁記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負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身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蒞之蒞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

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吾以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

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
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
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隱者余佐是郡
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
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
因書所得以告來者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器分土艱政蓋以
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
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

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
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蒞于吉下車之
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糜召
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
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
便鍵之以勤疆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
省費一倍法防既周銖兩之間無所容墨俗斯
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
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
昔吏詭詭今吏簷簷公能馭之雌亦爲銛跖亦

爲廉始繼而苦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
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既來徭稅先具汙茨
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
嚮閱官庫庫無尺縑公來幾時山積層層瑞露
溶溶降于公松瑞蓮猗猗合蒂公池公有異政
神之祚之民歌路謠異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
遠而於是掾史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
北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
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
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
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
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
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
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
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昏弱不分是
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
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
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

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紬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謀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旨蓋委地矣賢二千

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既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胸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史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熟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巧而書之俾復其舊且

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韓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効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謗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文丞廳故有記壞漏汙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見燕飲門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
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卧塵
思一蕭疎

窻戶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
拘役暫惕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題太和主簿趙昌父思隱堂

楊廷秀

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
如佛屋一物也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
陰過午未晨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
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
蒼玉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勸渠未要思舊
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城南縣尉水亭 蘇子瞻

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
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

目亂紅粧漱漱波頭細踈踈兩脚長我來閑濯
足溪漲欲浮床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
歸路處葦外聽風檣

金陵郡齋

王介甫

談經投老拚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炷爐香
閉齋閣卧聽簷雨瀉高秋

宿錢塘尉廨

黃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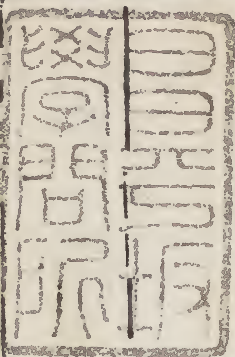
平湖繞舍山無盜官事長閑俸有金安得終身
為禦寇不辭兒女作吳音

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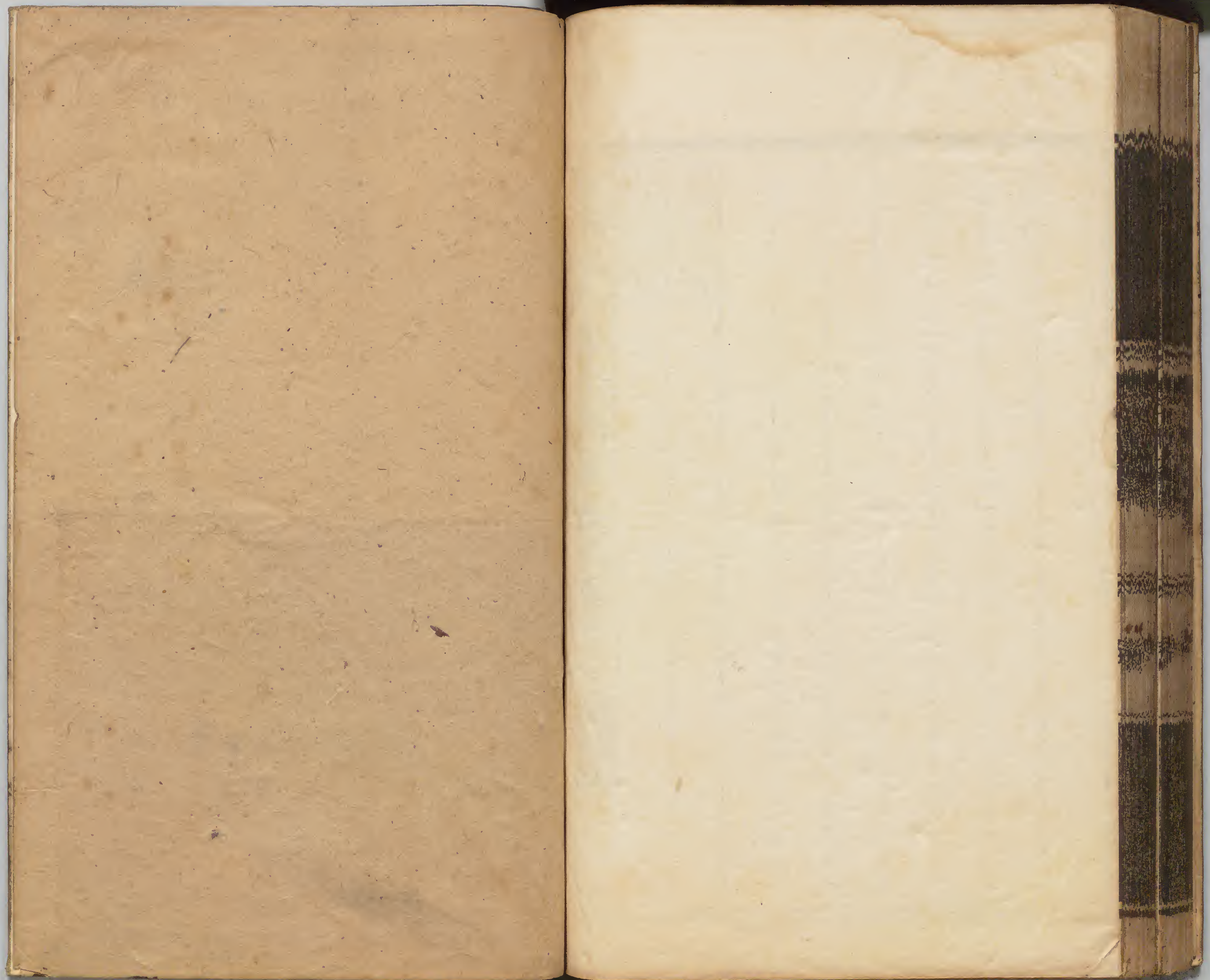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唐人詩云綠莎廳事舊鳴
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



續集



存
録
名



一
三

同

同

同

同

同